

史

记



〔西汉〕司马迁 著 萧枫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四)

史

记

【西汉】司马迁 著 萧枫 主编 第四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史记第九十七卷

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酈生食其，是陈留县高阳乡人。他爱读书，家境贫穷落魄，没有什么可用来作为提供衣食的产业，只好做个看管里门的小吏。但是县中有名望有权势的人都不敢差使他，县中人都称他叫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酈生闻其将皆握轡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酈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酈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酈生所诫者。

等到陈胜、项梁等人起兵，各部将领攻城夺地经过高阳的有几十人，酈生听说这些将领都度量狭小，喜欢苛细的礼节，自以为是，不能听从豁达大度的言论。酈生便远远地躲藏起来。后来听说沛公带兵夺地到达了陈留郊外，沛公部下的一个骑士正好是酈生同乡人，沛公时常向他问起县中的贤士豪杰。骑士回乡来时，酈生见到后对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看不起人，但富有远大的计谋，这真是我所希望结交的人，可是没有人先替我介绍。你见了沛公，就对他说‘我家乡有个叫酈生的，六十多岁了，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为狂生，但酈生自己说他不是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喜欢儒学，宾客们戴着儒生帽子来的，沛公总是取下他的帽子，撒尿在里面。他跟人谈话时，经常破口大骂。你不可以用儒生的身份去游说。”酈生说：“只管把这些话告诉他。”骑士很从容地把酈生所吩咐的话告诉了沛公。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谒，沛公方偃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酈生。酈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偏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褰衣，延酈生上坐，谢之。酈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酈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八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酈食其为广野君。

沛公住在高阳旅舍，派人召见酈生。酈生来到，进去拜见，沛公正叉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替他洗脚，同时召见酈生。酈生进来，只行了一个大拱手礼，不跪拜，说：“您是要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还是要率领诸侯灭掉秦朝呢？”沛公骂道：“书生小子！天下人遭受秦朝的痛苦已经很久了，因此诸侯们相继起兵来攻打秦朝，怎么说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酈生说：“如果想聚集群众组成正义的军队去攻打无道的秦朝，那就不应该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接见长辈。”于是沛公就停止了洗脚，起身整理衣服，请酈生坐上位，向他道歉。酈生便谈起六国合纵连横的形势。沛公高兴，招待酈生吃饭，问道：“计策将要如何制定？”酈生说：“您起用乌合之众，收编散乱之兵，不满一万人，想靠他们直接进攻强秦，这就是人们说的去摸虎口啊！陈留县，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的地区，现在陈留县又贮藏着很多粮食。我跟陈留县的县令有交情，请求您能派我出使陈留，让他向您投降。若他不听从，您举兵攻打他，我作内应。”于是派遣酈生出发，沛公带兵跟着他，终于降服了陈留。封



酈食其做广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酈生劝说他的弟弟酈商,叫他带领几千人随从沛公向西南掠夺土地。酈生常作为说客,乘坐车马出使各诸侯国。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汉王三年秋天,项羽率军攻打汉军,攻下了荥阳,汉军退守巩县、洛阳一带。楚军听说淮阴侯攻败了赵国,彭越多次在梁地反叛,便派兵援救赵国。淮阴侯正向东攻打齐国,汉王多次被围困在荥阳、成皋,计划放弃成皋以东地区,屯兵驻守巩县、洛阳来抵抗楚军。酈生便说:“我听说知道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天的人,帝王大业可以成功;不知道天之所以成为天的人,帝王大业就不可能成功。统治天下的国君把民众看作天,而民众把粮食看作天。敖仓作为全国粮食的运输地已经很久了,我听说那里就储藏有很多粮食。楚军攻占了荥阳,不固守敖仓,却引兵东进,让被谪罚的士兵分守成皋,这便是上天用来资助汉军啊!现在楚军容易攻取,然汉军反而退却,自己放弃有利的时机,我私下认为这就错了。况且两个敌手不能并立,楚、汉两军长久相持不下,百姓骚动不安,全国动荡不安,农夫放下农具,织女走下布机,天下民心没有归向。希望您急速再进军,收复荥阳,占据敖仓的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断绝太行的通道,控制蜚狐隘口,固守白马渡口,向诸侯显示利用地形制服敌人的阵势,那么天下人民就知道自己的归向了。如今燕国和赵国已经平定,只有齐国没有攻克。现在田广占据着幅员千里的齐国,田间率领二十万军队,驻在历城,各支田氏宗族势力强大,靠着大海,隔着黄河、济水,南面靠近楚国,人们大多狡诈善变,您即使派遣数十万军队,也不可能在一半载中打败它。我请求能奉您的诏令去游说齐王,使他归汉而称为东方属国。”皇上说:“好。”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酈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於人之功无所记,於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刳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陘,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酈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酈生日纵酒。

汉王听从酈生的计谋,再据守敖仓,并派酈生去游说齐王道:“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齐王说:“不知道。”酈生说:“大王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还可能保得住;假如不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便不可能保全了。”齐王说:“天下人心归向何处?”酈生说:“归向汉王。”齐王说:“先生凭什么这样说呢?”酈生说:“汉王跟项王合力西向攻打秦朝,约定先进入咸阳的就在那里称王。汉王先攻入咸阳,项王违背盟约不给他咸阳地区,却要让他去汉中称王。项羽迁徙并杀死义

帝，汉王听到这个消息，便发动蜀汉的军队进攻三秦，出函谷关，追问义帝的所在，收集天下的军队，扶植诸侯的后代。攻占了城邑就用来封那个将领为侯，得到了财物就用来分给那些士兵，与天下人同享福利，英雄豪杰贤士才人都乐意替他效劳。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到来，蜀汉的粮食并船顺流而下。项王有违背盟约的名声，有杀死义帝的罪责；对于别人的功劳记不住，对别人的罪过不忘记；打了胜仗得不到他的奖赏，攻占了城邑得不到他的封地；不是项氏宗族就没有谁能够执政；给人刻印，抚摸玩弄得陈旧了仍不能授予；攻城取得财物，堆积起来也不愿赏赐。天下人背叛他，贤人才士怨恨他，没有人为他效劳。所以天下人心归向汉王，汉王可以轻易地驱使他们。汉王从蜀汉出发，平定了三秦；渡过西河，统率上党的军队，攻下井陘，诛杀成安君；攻破北魏，夺取三十二座城邑：这简直象战神蚩尤的军队，不是人的力量，而是天降的洪福啊。如今已经占据了敖仓的粮食，阻塞了成皋的险要，固守着白马渡口，断了太行的通道，控制了蜚狐隘口，天下诸侯后归服的就会先被消灭了。大王假如迅速归顺汉王，齐国的江山就可以保住；不归顺汉王，危亡就会立刻到来。”田广认为对，便听从酈生的计谋，撤除了历城的驻军和战备，跟酈生终日纵情饮酒。

淮阴侯闻酈生伏轼下齐七十余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酈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酈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亨酈生，引兵东走。

淮阴侯听说酈生以说客的身份降伏齐国七十多座城，便在夜里将士兵从平原渡口输送过黄河去袭击齐国。齐王田广听说汉军到来，以为酈生出卖了自己，便说：“你能制止汉军攻齐，我让你活；不然的话，我将烹杀你！”酈生说：“成就大事的人不拘小节，道德高尚的人，不顾别人的责难。你老子不会替你再说什么！”齐王就烹杀了酈生，带兵向东逃跑。

汉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

汉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的身份带兵攻打黥布有功。汉高祖提拔列侯功臣时，想起酈食其。酈食其的儿子酈疥曾多次带兵，但战功还没有达到封侯，皇上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封酈疥为高梁侯。后来改封武遂作为他的食邑，继承了三代。元狩元年中，武遂侯酈平由于假托诏令骗取了衡山王一百斤黄金，应该判处死刑，弃尸市井，未行刑就病死了，废除封国。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陆贾是楚国人。他以门客的身份随从高祖平定天下，被称为有口才的辩士，在高祖身边，时常出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魑结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等到高祖做皇帝时，中国刚刚平定，尉他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称王。高祖派遣陆贾赐给尉他印章，封他为南越王。陆贾到南越时，尉他梳着椎形发髻，叉开两腿象畚箕的样子坐着接见陆生。陆生便上前劝说：“您是中原人，父母、兄弟的坟墓在真定。现在您违反天性，抛弃戴帽子、系带子的风俗，想凭小小的越地和天子对抗，形成敌国，灾祸就要临头了。何况秦朝政治混乱，诸侯豪杰纷纷起事，唯独汉王首先进入关中，占据咸阳。项羽违背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归附他，可以说是最为强大了。然而汉王从巴、蜀起兵，鞭策天下民众，征服诸侯，于是征讨项羽，并消灭了他。五年之间，全国安定，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而是上天所建树的。天子听到大王在南越称王，不帮助天下人讨伐暴逆，将相们准备出兵征讨大王，天子可怜老百姓刚刚经历征战的劳苦，所以暂且作罢，派



陆贾像，选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

遣我来授给您王印，剖分符信作为凭证，互通使节。大王应该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却想凭借刚刚建立尚未安定的越国，在这里负隅反抗。汉朝假如听到这些情况，挖掘烧毁大王祖宗的坟墓，诛灭您的宗族，派遣一名副将率领十万军队来到南越，那样的话越人就会杀死大王而投降汉朝，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已。”

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囊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这时尉他突然惊起坐正，向陆生谢罪说：“我在蛮夷之地已久，太失礼义。”便问陆生说：“我跟萧何、曹参、韩信相比，哪一个贤能？”陆生说：“大王更为贤能。”又问：“我与皇帝相比，哪一个贤能？”陆生说：“皇帝从沛县丰邑起兵，讨伐暴秦，诛灭强楚，替天下兴利除弊，继承了五帝、三王的功业，统治中国。中国的人口数以亿计，土地方圆万里，处于天下的肥沃地区，人口稠密，车辆众多，万物丰富，政令统一，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过的。如今大王的人口不过几十万，都是蛮夷，居住在崎岖的山边海角，似乎汉朝的一个郡，大王怎么竟跟汉朝相比！”尉他大笑说：“我不是在中原兴起，所以在这里称王。假如我处在中原，难道就比不上汉帝？”尉他于是很喜欢陆生，留下陆生跟他一起饮酒作乐好几个月。尉他说：“越地没有人值得和我交谈，直到先生来，使我每天听到过去听不到的事情。”尉他赏赐给陆生装入袋中的宝物价值千金，其他赠送的礼物也值千金。陆生最后便赐封尉他为南越王，让他对汉称臣，遵守汉朝廷的约束。陆生回朝汇报，高祖非常高兴，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陆生时常在高祖面前称引《诗》、《书》。高祖骂他道：“你老子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说：“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何况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便顺应形势以文治固守天下，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以前吴王夫差和智伯穷兵黷武以至败亡；秦朝使天下用严刑苛法不加改变，终于毁灭了秦姓的赵氏王朝。假如秦朝统一天下以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又怎么能够取得天下？”高祖心中不高兴，脸有愧色，就对陆生说：

“你试着替我著书论述秦朝失天下，我取天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叙说古代成败各国的事。”陆生就粗略地论述国家存亡的道理，共著述了十二篇。每奏上一篇，高祖没有不叫好的。皇帝左右的人欢呼“万岁”，把陆生的书称为《新语》。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畊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恩公为也。”

惠帝时期，吕太后执政，想封吕氏族人为王，但害怕大臣议论。陆生自己猜想不能争辩，就称病辞职回家。他认为好畊的田地肥沃，可以在那里安家。他有五个儿子，就拿出他出使南越时所得到的装在袋中的宝贝，卖得了一千斤黄金，分给他的儿子们，每个儿子二百斤黄金，让他们从事生产。陆生常常乘坐套着四匹马的车，让能歌善舞、弹琴击瑟的随从人员十人跟着，他佩带着价值百斤黄金的宝剑，对他的儿子们说：“我与你们约定：到了你们家里，你们要供给我的人马酒食，尽量满足我们的欲望，十天之后别换一家。我死在谁家，谁就取得宝剑、车马和随从人员。一年中也要到其他地方来往作客，一般不超过轮流两三遍，经常见面就会不新鲜，你们用不着因时间长了而讨厌我。”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吕太后时期，分封吕氏族人为王，吕氏家族独揽大权，想要架空少主，危害刘家天下。右丞相陈平担心这件事，但势力不足以抗争，恐怕祸患连累自己，经常闲居深思。陆生去看望他，径直入内就座，而陈丞相正在深思，没有及时看见陆生。陆生说：“想什么这样入神呢？”陈平说：“您猜想我在想什么？”陆生说：“您位居上相，享受三万户食邑的侯位，可以说极端富贵，再不会有什么欲望了。然而有忧愁，不外乎忧虑诸吕、少主罢了。”陈平说：“是的。对此该怎么办？”陆生说：“天下安定，注意丞相；天下危急，注意武将。将相和睦协调，那么士大夫就会亲近；士大夫亲近，天下即使有变乱，大权也不会分散。为国家着想，安危掌握在您和太尉两位的手中罢了。我常想对太尉绛侯谈谈这件事，但绛侯和我开玩笑，轻视我的话。您为什么不和太尉相好，加强团结？”陆贾还替陈平策划了对付吕氏的几桩事。陈平采用了他的计谋，就用五百斤黄金作为礼物献给绛侯，隆重地备办了乐舞和酒宴款待他。太尉也回报同样的礼仪。这样两人加强了团结，因而吕氏的阴谋逐渐削弱。陈平便把一百名奴婢、五十辆车马、五百万钱，送给陆生作为饮食费用。陆生凭借这些财物在汉朝公卿大臣中间交往，名声大盛。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旨。语在《南越》语中。陆生竟以寿终。

等到诛杀吕氏家族，孝文帝继位，陆生就颇为得力了。孝文帝就位后，想派人去南越。陈丞相等入便提议陆生担任太中大夫，出使南越见尉他，叫尉他除去居住黄屋以及行文称制的越级行为，让他等同诸侯，结果都符合文帝的意旨。这些话记载在《南越列传》中。陆生终于以高寿辞世。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黥布。布欲反时，问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听而听梁父侯，遂反。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语在《黥布》语中。

平原君朱建是楚国人。他早先曾做过淮南王黥布的丞相，因犯罪而被罢官，后来又服事黥布。黥布想要反叛时，询问平原君，平原君反对他，黥布不听从平原君而信从梁父侯，终于反叛。汉朝已经诛杀黥布，听说平原君曾劝阻黥布，未参与谋反，因此得以免除被杀。这些事记载在《黥布列传》中。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见。及平原君母死，陆生素与平原君善，过之。平原君家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陆生令平原君发丧。陆生往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乎？”陆贾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平原君为人善辩，有口才，刻苦清廉，刚毅正直，家住长安。行为不苟合求同，义气不阿谈讨好。辟阳侯行为不端，却得幸于吕太后。当时辟阳侯想结交平原君，但平原君不肯接见他。等到平原君的母亲死了，陆生向来跟平原君友好，前往吊唁。平原君家里贫穷，还没有办法出葬，正在借贷丧服、用具，陆生就叫平原君出葬。陆生前往会见辟阳侯，祝贺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辟阳侯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为什么竟向我祝贺呢？”陆贾说：“前些时候您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守义不跟您结交，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现在他的母亲死了，您如果丰厚地送给丧礼，那么他就会为您效劳了。”辟阳侯就带着一百斤黄金前往送丧。列侯贵人因为辟阳侯的缘故，前往送丧礼共计黄金五百斤。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乃求见孝惠幸臣閼籍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内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于是閼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平原君，平原君不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辟阳侯得到吕太后的宠幸，有人在孝惠帝面前说辟阳侯的坏话，孝惠帝大怒，把辟阳侯交给法官，想要杀他。吕太后惭愧，不便说清。大臣们多痛恨辟阳侯的行为，希望最终能杀了他。辟阳侯着急，便派人说想会见平原君。平原君推辞说：“官司紧急，不敢会见您。”平原君便求见孝惠帝的宠臣閼籍孺，说服他道：“您受到皇帝宠爱的情况，天下无人不知道。如今辟阳侯受到太后的宠幸而被交给了法官，路人都说您进了谗言，想杀死他。今天如果辟阳侯被杀，明天太后心怀恼怒，也会杀死您。您何不裸露上身替辟阳侯向皇帝说说情？皇帝如果听从您的意见释放辟阳侯，太后必定很高兴。两位主上都宠幸您，您的富贵就会加倍了。”因此閼籍孺非常惊慌，听从他的计谋，向皇帝进言，果然释放了辟阳侯。当辟阳侯被囚禁时，曾经想要会见平原君，平原君却不会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他背弃了自己，很愤怒。等到他成功地救出了自己，才大为吃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吕太后去世，大臣们诛杀吕氏家族，辟阳侯跟吕氏关系十分密切，而最终没有被杀。出谋划策使他得以保存的，都是陆生和平原君的力量。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刭。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死了辟阳侯，因为吕氏家族的缘故。文帝听说辟阳侯的门客平原君曾替他出谋划策，派狱吏去逮捕平原君，准备治罪。听说狱吏来到门前，平原君便要自杀。儿子们和属吏都说：“事情还不清楚，为什么早早自杀呢？”平原君说：“我一死，灾祸就断了，不会连累到你们身上了。”终于割脖子自杀了。汉文帝听说后怜惜他，说：“我没无意杀他。”便召见他的儿子，任命为中大夫。中大夫出使匈奴，单于无礼，便骂单于，终于死在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酈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酈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

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起初，沛公带兵经过陈留时，酈生到军营门前求见说：“高阳乡卑贱百姓酈食其，私下听说沛公日晒夜露在野外，带兵帮助楚王讨伐不义之师，敬请劳驾随从人员，但愿能见到沛公，跟他交谈天下应办的事。”使者进去通报，沛公正在洗脚，问使者说：“是什么样的人？”使者回答说：“形貌象个大儒生，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侧注冠。”沛公说：“替我谢绝他，说我正将治天下作为大事，没有空闲会见读书人。”使者出来辞谢说：“沛公特地向先生表示歉意，他正以治天下作为大事，没有空闲会见读书人。”酈生瞪着眼睛按着剑呵叱使者说：“走！再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乡的酒徒，不是读书人。”使者吓得掉了名片，跪着拾起名片，往回跑，再入内报告说：“客人是天下的壮士，呵叱我，我怕，竟掉了名片。他说：‘走！再进去讲，你老子是高阳酒徒！’”沛公赶快洗了脚，持着矛说：“请客人进来！”

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也？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冲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十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闻命矣。”

酈生进去，对沛公作揖说：“您很辛苦，日晒雨淋，带兵帮助楚王讨伐不义之师，您为什么不自爱自重呢？我希望以大事相见，您却说‘我正把治天下作为大事，没有闲暇会见读书人。’您想要兴办天下的大事，成就天下的大功，却只凭外表看人，恐怕会失去天下的能人。况且我估计您的智慧不如我，勇气也不如我。如果想要成就天下的大事却不跟我相见，我私下以为您失算了。”沛公道歉说：“刚才听说先生的容貌，现在看到先生的心意了。”于是请他就座，问他夺取天下的办法。酈生说：“您想要成就大业，不如驻军陈留。陈留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蓄积粮食有几十万石，据城而守非常稳固。我一向跟陈留县令友好，希望让我替您去说服他。如果他不听我的话，我就请求替您杀了他，夺取陈留。您统领陈留的军队，占据陈留县城，食用那里蓄积的粮食，招募天下的志愿兵；志愿兵形成以后，您横行天下，就没有人能危及您了。”沛公说：“敬听命了。”

于是酈生乃夜见陈留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吾不可以应。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愿勿复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时斩陈留令首，踰城而下报沛公。沛公引兵攻城，县令首于长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头已断矣！今后下者必先斩之！”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因此酈生便连夜会见陈留县令，说服他道：“秦王朝施行无道的统治，因而天下人都背叛它，如果您跟天下人相从就可以成就大功。现在却偏偏替即将灭亡的秦朝环城固守，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陈留县令说：“秦朝法令极其严苛，不可以胡说，胡说的人要灭族的，我不能答应您。先生用来指教我的话，不是我的心意，希望不要再说了。”酈生留下来住宿，半夜时斩了陈留县令的头，越过城墙下来报告沛公。沛公带兵攻城，把县令的头悬挂在高高的竹竿上让城里的人看，并说：“赶快投降，你们县令的头已经被斩了！如果迟投降的，肯定要斩首！”这时陈留人看到县令已经死了，就相继投降沛公。沛公驻军在陈留县南城门上，利用它库存的兵器，吃它储藏的粮食，来来往往逗留三个月，招徕士兵数以万计，终于进入关中攻灭秦朝。

太史公曰：世之传酈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酈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酈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太史公说：世上流传着有关酈生的记载，大多说汉王已经攻取三秦，向东攻打项籍，引兵退守在巩县、洛阳之间，酈生穿着儒生的衣服前往游说汉王。然而不是这样。在沛公还没有入关，跟项羽

分别后到达高阳时,就得到了酈生兄弟。我读陆生的《新语》书十二篇,认为他确实是当时的雄辩之士。至于平原君,他的儿子跟我友好,因此我能够完备地记述这些。

史记第九十八卷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

阳陵侯傅宽,以魏国五大夫骑将的身份随从沛公,当了舍人,起兵于横阳。随从沛公进攻安阳、杠里,在开封攻打赵贲的军队,在曲遇、阳武一带攻打杨熊的军队,斩了十二个人的首级,受赐卿的爵位,随从沛公到霸上。沛公被立为汉王,赐给傅宽的封号为共德君。傅宽随汉王进入汉中,提升为右骑将。随从汉王平定三秦,汉王赐雕阴县给他作为食邑。随从汉王进攻项籍,奉命在怀县等待汉王,汉王赐给他通德侯的爵位。随从汉王进击项冠、周兰、龙且,所统率的士兵在敖仓地方斩杀敌方骑将一人,他因而增加了食邑。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傅宽隶属于淮阴侯韩信的时候,曾打败齐国在历下的驻军,打击了田解。在他隶属曹参相国的时候,摧毁了齐国博县,又增加了食邑。因为他平定齐地有功,汉王为他剖符定封,世代相传不绝,封为阳陵侯,食邑二千六百户,撤消了以前的食邑。他担任齐国的右丞相,防备齐国田横。五年后,担任了齐国的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噲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汉高祖十一年四月,进击陈豨时,傅宽隶属于太尉周勃,以相国的身份代替丞相樊噲攻打陈豨。第二年一月,他调任代国相国,率军屯守边疆。两年后,担任代国丞相,也率军屯守边疆。

孝惠帝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傅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傅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汉惠帝五年,傅宽去世,谥号为景侯。儿子顷侯傅精继位,二十四年后去世。儿子共侯傅则继位,十二年后去世。傅则的儿子傅偃继位,三十一年后,由于参与淮南王谋反,被处死,废除侯国。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胸。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的身份随从沛公,在宛胸起兵。攻打济阳,打败了李由的军队。在亳县南边和开封东北进攻秦军,斩杀统率一千骑兵的将领一人,斩杀五十七人的首级,俘虏七十三人,得赐爵位,封号为临平君。又在蓝田北面作战,斩杀敌方车司马两人、骑长一人,斩杀二十八人的首级,俘虏五十七人。率军到达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给靳歙建武侯的爵位,提升他担任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靳歙随从汉王平定三秦,另外独自往西在陇西攻打章平的军队,打败了它,平定了陇西六县,所率领的士兵斩杀了敌方车司马、军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随从汉王往东进攻楚国,到达彭城。汉军失败撤退,守卫雍丘,迎击叛将王武等人。攻占梁地时,靳歙另外带兵到淄县南面攻打邢说的军队,打败了它,靳歙亲自虏获邢说属下的都尉两人,司马、军候十二人,降服官兵四千一百八十人。在荥阳以东打败了楚军。汉高祖三年,赐给他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鄆。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缙、郟、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刺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靳歙单独带兵往河内,在朝歌攻打赵将贲郝的军队,打败了它,所率领的士兵俘虏骑将将领两人,缴获车马二百五十匹。随从汉王进击安阳以东,直达棘蒲县,占领了七个县。独立打败赵军,俘虏赵将司马两人、军候四人,降服官兵二千四百人。随从汉王攻取占领邯郸城。独立占领平阳城,亲自斩杀代理相国,所统率的士兵斩杀郡尉、郡守各一人,降服了郟城。随从汉王进攻朝歌、邯郸,又独立击败赵军,降服了邯郸郡的六个县。回军敖仓,在成皋南部打败项籍的军队,袭击并断绝了楚军的粮道,起自荥阳至于襄邑。在鲁县城下,打败了项冠的军队。掠夺土地,东到缙县、郟县、下邳县,南到蕲县、竹邑。在济阳城下进攻项悍,回军在陈县城下进攻项籍,打败了他。独立平定江陵,降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官吏八人,亲自俘虏了江陵王,把他押送到洛阳,因此平定了南郡。随从汉王到达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汉王为他剖符定封,世代相传不绝,确定食邑四千六百户,封号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稀丞相敖,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靳歙以骑都尉的身份随从汉王进击代地,在平城城下攻打韩信,然后回军东垣。由于有功,提升为车骑将军,统率梁、赵、齐、燕、楚五国的车骑部队,分军进攻陈稀的丞相侯敖,打败了他,趁机降服了曲逆城。随从汉王进攻黥布有功,加封确定食邑为五千三百户。靳歙共斩杀九十个人的首级,俘虏一百三十二人;独自打败敌军十四次,降服城邑五十九座,平定郡、国各一个,县城二十三座;俘虏诸侯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级的官员共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后三年,夺侯,国除。

吕后五年,靳歙去世,谥号为肃侯。儿子靳亭继承侯位。二十一年后,靳亭由于役使侯国居民超过了法律规定,在孝文帝后元三年,被剥夺侯爵,封国被废除。

蒯成侯繇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繇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繇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蒯成侯名繇,是沛县人,姓周。他曾经充任汉高祖的陪乘,以家臣的身份随着沛公在沛县起兵,到达霸上。往西进入蜀郡、汉中,回军平定三秦,高祖赐池阳城给他作食邑。向东阴截了楚军运粮的甬道,随着汉高祖出兵从平阴渡过黄河,在襄国跟淮阴侯的军队会遇,军事行动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他始终没有背弃高祖的心意。高祖封周繇为信武侯,赐给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封周繇为蒯成侯,撤消以前所封的食邑。

上欲自击陈稀,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

皇上想要亲自带兵进攻陈稀,蒯成侯流着泪说:“当初秦始皇战败天下以后,不曾亲自出。现在皇上经常亲自出征,这难道是因为没有人可供驱使了吗?”皇上认为周繇保护他,特别恩赐他进入殿



门不用快步走,杀人不偿命。

至孝文五年,繇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繇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汉文帝五年,周繇寿终正寝,谥号为贞侯。儿子周昌继承了侯位,犯了罪,封国被废除。到汉景帝中元二年,又封周繇的儿子周居继承侯位。到汉武帝元鼎三年,周居担任太常,犯了罪,封国被废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繇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太史公说: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都享受高贵的爵位,他们随从汉高祖在山东起兵,攻打项籍,杀戮名将,歼灭敌军,降服城邑数以十计,未曾受到困辱,这也是上天授予的机遇。蒯成侯周繇心志坚定,自身不被怀疑,皇上想要出征,他未曾不流泪,这就像有伤心事的人一样,可以说是诚实忠厚的君子了。

史记第九十九卷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赭,衣赭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刘敬是齐国人。汉高帝五年,他去防守陇西,路过洛阳时,汉高帝正在那里。娄敬脱离牵拉的车前横木,穿上他的羊皮袄,拜见齐国人虞将军说:“我希望进见皇上,报告要事。”虞将军想给他华美的服装,娄敬说:“我穿的是丝绸衣,就穿着丝绸衣进见,穿的是粗布衣,就穿着粗布衣进见:终究不敢换衣服。”这时,虞将军进宫报告皇上。皇上召见,并赏赐食物。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过了一会儿,皇上询问娄敬,娄敬说道:“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想和周朝相比兴旺吗?”皇上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和周朝不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开始,唐尧封给他邰地,积德累善十几代。公刘躲避夏桀迁居到豳地,周太王古公亶父由于受狄人侵扰,离开了豳地,驱赶着牲口住

到岐地，人民纷纷追随他。等到周文王当了西伯，解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才承受天命，吕望、伯夷从海滨前来归顺他。周武王攻伐商纣时，不约而同到孟津会师的有八百诸侯，都说商纣是该讨伐了，于是灭亡了殷商。周成王就位的时候，周公这批人辅助他，就营建成周城洛邑，将这里作为天下的中心，各地诸侯前来交纳贡物，路程就均等了，君王有德行就容易治天下，没有德行就容易因此灭亡。凡是定都在此的，都想要让周王务必靠德政来取得民心，而不想依仗地形的险阻，使后代骄纵奢侈地去虐使人民。当周朝强盛的时候，天下和平，四方外族向往它的风范，仰慕它的道义，怀念它的德行，团结一致，共同事奉周天子。不用一兵一卒驻防，不用一兵一卒作战，八方外族大国的人民无不宾从归顺，进献他们的贡物。当周朝衰微的时候，都城一分为二，天下没有谁来朝拜，周朝失去控制了。这并不是因为它的德行单薄，而是因为形势衰弱。如今陛下从沛县丰邑起兵，收编士兵三千人，用他们勇往直前，从而席卷蜀郡、汉中郡，平定三秦，跟项羽在荥阳交战，争夺成皋的关口，哭泣的声音还没断绝，伤残人员还没康复，却想跟西周成康时代相比强盛，我私下认为不适宜。况且秦地倚靠华山、濒临黄河，又有四方的天险作为屏障，如果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大军可以应付一切啊！凭借秦国原有的基础，利用非常富饶肥沃的土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然府库。陛下能够进入函谷关，并且在那里建都。即使山东地区混乱了，秦国的旧土仍旧可以完全占有。跟别人争斗，不卡住他的咽喉，捶击他的背部，是不能够完全取胜的。如今陛下进入函谷关建都，据有秦国旧有的疆土，这就是卡住天下的咽喉，并攻击它的背脊啊。”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汉高祖询问群臣的时候，群臣都是山东人，都争着说，周朝统治了几百年，秦朝经历两代就灭亡了，不如定都周朝京城。皇帝犹豫不定。等到留侯张良直接说进入函谷关建都有利时，当天，皇帝驾车西行前往关中建都。

于是上曰：“本官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这时皇上说：“本来建议在秦地咸阳建都的人是娄敬，‘娄’就是‘刘’。”于是赐娄敬姓刘，任命他做郎中。号称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汉高祖七年，韩王韩信造反，汉高祖亲



留侯张良像，出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



自前往攻打他。到达晋阳时,听说韩王信私通匈奴,想共同进攻汉军,皇上大为恼怒,派人出使匈奴。匈奴隐藏那强壮的士兵和肥大的牛马,只让年老体弱的士兵和瘦小的牲畜出现。使者十批人来往,都说匈奴可以攻打。皇上派遣刘敬又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互相攻击的时候,应该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这次我到匈奴去,只看见一些瘦小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必定是故意显露短处,却埋伏奇兵来取胜。我认为匈奴不能进攻。”这时,汉军已经越过句注山,二十多万军队都已经出发了。皇上发怒,骂刘敬说:“齐国的奴才!你凭口舌取得了官职,现在竟敢胡言乱语来阻止我出兵。”就下令用刑具把刘敬囚在广武。汉军继续前进,到达平城时,匈奴果然出动奇兵,把汉高祖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以后,才得以解围。汉高祖回到广武,赦免了刘敬,对他说:“我不采纳你的意见,因此被困在平城。我已经把十批说匈奴可以攻打的人都斩首了。”于是封赏刘敬二千户食邑,爵位是关内侯,号称建信侯。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遣之,彼知汉遣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汉高祖从平城撤回以后,韩王信逃跑到了胡地。正当这个时候,冒顿做匈奴单于,兵力强大,拥有射手三十万,多次侵犯北部边境。皇上担心这件事,询问刘敬。刘敬说:“天下刚刚平定,士兵疲于战乱,不能用武力去征服。冒顿杀死父亲,自封为单于,娶庶母为妻,仗恃武力逞威风,是不可以用仁义说服的。只能用长远之计使他的子孙成为汉朝的臣子罢了,但是恐怕陛下不能做到。”皇帝说:“如果行,为什么不能做!究竟怎么办?”刘敬回答道:“陛下假如能把皇后的亲生大公主嫁给他,再用丰厚的礼物赠送他,他知道汉朝嫁公主,送厚礼,蛮夷必定羡慕用汉家女子做阏氏,所生的孩子一定是太子,接替单于。为什么呢?他们贪图汉朝的厚礼。陛下如果每年按时能利用汉朝所剩余的,而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多次去慰问、馈赠,并顺便派能言善辩的人,用礼节去劝告、说服冒顿。这样,冒顿在世的时候,本是汉家的女婿;死了,那么外孙就做了单于。哪曾听说外孙敢跟外公分庭抗礼的事呢?军队可以不必出战而逐渐使他们臣服。如果陛下不能派遣大公主去,而让皇族女子或后宫女子冒充公主,他也会知道,到时有不肯宠幸她,是没有好处的。”汉高祖说:“好。”准备派遣大公主去。吕后日夜哭泣,说:“我只有太子和一个女儿,为什么要把她抛弃给匈奴!”皇上终于不能派遣公主,就选取一个宫女,冒充大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派遣刘敬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刘敬从匈奴回来,便向皇帝报告说:“匈奴河南地区的白羊、楼烦二王统辖的匈奴部族,距离长安近的七百里,轻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秦中。秦中刚刚经过战争还很破败,人民稀少,土地肥沃,可以移民逐渐充实。那些诸侯刚起兵的时候,如果不是齐国的田氏家族和楚国的昭、屈、景三姓,无人能够发动。如今陛下虽然定都关中,但实际缺少人力。北边靠近匈奴,东边有六国诸侯的王族,宗族强大,一天发生事变,陛下也是不能高枕无忧地睡觉的。我希望陛下能把齐国的田氏家族,楚国的昭、屈、景三姓,燕、赵、韩、魏各国诸侯的后代,以及天下的豪杰名家都迁到关中。太平无事时,能借他们防备匈奴;诸侯各国发生变乱,也足以率领他们去东征。这是加强主干削弱枝节的办法。”皇帝说:“好!”就派遣刘敬去把他所提到的十多万人迁居到关中。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1 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是薛县人。秦朝时靠文学才能被征为待诏博士。几年后，陈胜在山东地区揭竿而起，使者将这件事报告朝廷，秦二世便召集博士儒生们问道：“从楚地征调的守边士兵攻打蕲县进入陈地，这件事，各位看怎么样？”博士儒生三十多人上前说：“为人臣子，不能逆乱，逆乱就是反叛，要判死罪而不可赦免。希望陛下马上出兵攻打他们。”秦二世发怒，变了脸色。叔孙通上前说：“各位儒生说的都错了。现在天下成为一体，毁掉郡县的城堡，销熔各地的兵器，向天下人表示不再使用它。况且上有英明的君王，下有完备的法令，使人人奉公守职，四面八方都来归附，哪里有敢反叛的人！陈胜这批人只不过是偷鸡摸狗的盗贼罢了，何足挂齿？郡守、郡尉正在捉拿归案，哪里值得忧虑！”秦二世高兴地说：“好。”又遍问儒生们，儒生们有的说是反叛，有的说是盗贼。这时秦二世命令御史追究，把那些说是反叛的儒生们交狱吏治罪，由于不是他们该说的。凡说是盗贼的都不予追究。于是赐给叔孙通丝绸二十四、衣服一套，任命他为博士。叔孙通离开宫殿以后，回到馆舍，儒生们说：“先生为什么说话这样阿谀奉承呀？”叔孙通说：“诸位不知，我几乎不能逃脱虎口！”叔孙通于是逃离了，前往薛郡，薛郡已经投降楚军了。等到项梁到达薛郡，叔孙通就随从了他。项梁在定陶军败身死，叔孙通就随从了楚怀王。楚怀王成为义帝，移居长沙，叔孙通留下来侍奉项王。汉高帝二年，汉王让五个诸侯的军队随从他攻入彭城，叔孙通投降了汉王。汉王兵败向西撤退，所以叔孙通终于随从汉军。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穿着儒生服装，汉王厌恶他；于是改变了他的服装，穿上了短衣，随楚人的习惯，汉王高兴了。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搢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当叔孙通投降汉王的时候，随从他的儒生弟子一百多人，但叔孙通一直没有推荐谁，只提出从前群盗中的壮士推荐他。弟子们私下都骂他说：“我们服事先生几年，有幸能跟他投奔了汉王，如今他不能推荐我们，唯独提出巨猾之徒，为什么呢？”叔孙通听说了，便对他们说：“汉王现在正冒着弓箭石头争夺天下，各位儒生难道能够战斗吗？所以我先推荐能斩将拔旗的人。各位暂且等我，我决不会忘记你们的。”汉王任命叔孙通为博士，号称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礼，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汉高帝五年，已经吞并天下，诸侯在定陶共同尊奉汉王为皇帝，叔孙通制定了朝廷的礼仪和官职。汉高祖完全废除秦朝苛细的礼仪和法规，力求简易。群臣喝酒时竞争功劳，有人喝醉了酒，就胡乱叫喊，拔剑击刺屋柱，高祖为此而担忧。叔孙通知道皇上越来越厌恶他们，便向皇上说：“那些读书人，很难与他们进取事功，只能与他们保守成业。我希望征召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共同

起草朝廷的礼仪。”汉高祖说：“该不会烦难吧？”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乐制，三王有不同的礼制。礼制，是适应时代人情所制订的行为规范。所以夏、商、周三代的礼仪，都是依循前朝的礼仪加以减损、增补，而可让人分辨它们的异同，使得不相重复。我希望稍微采用古代礼制和秦朝的礼仪相结合来制订朝仪。”皇上说：“可以试着办，要做到容易了解，估计我能够实行的就去制订它。”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时叔孙通奉命到鲁国征召儒生三十多人。鲁国有两位儒生不肯走，说：“您服务的君主将近十位了，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而得到亲近和富贵。现在天下刚刚平定，死人还没有埋葬，伤员还没有康复，又想要制定礼乐。礼乐的产生，积德百年然后才能兴起。我们不忍做您所做的事。您所做，事不合古道，我们不去。您去吧，不要沾污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读书人，不知道时势的变化。”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蕪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他便和所征召的三十人一同西行，加上皇帝左右治学的人，和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拉起绳索，树立茅草，进行演习。演习达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帝可以前来视察一下了。”皇帝观察以后，叫他们举行仪式，说：“我能够做到这些。”就命令群臣去学习，准备在十月举行朝会。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胙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觴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汉高帝七年，长乐宫落成，诸侯、群臣都来参加十月的朝会。仪式是：天刚亮的时候，谒者司仪，引导大家依次进入殿门，宫廷里排列了许多车马、步兵和侍卫官员，摆设兵器，张挂旗帜。传命进宫的人快步走，殿下的郎中在台阶上两旁并排站立着，台阶上有几百人。功臣、列侯、众将军、军官，按次序站立在西边，面向东边；文官从丞相以下，站立在东边，面向西边。大行官设置九个侯相，从上向下传令。这时，皇帝乘坐挽车从寝宫出来，众官员擎着旗帜传呼警戒，引导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级的官员，按次序朝拜皇帝。从诸侯王以下，没有谁不害怕肃敬的。等到典礼完毕，再举行正式宴会。陪侍皇上坐在殿上的各位官员，都俯伏低头，按官位高低的次序起立给皇上祝酒。行酒九巡，谒者宣布“酒会结束”。御史执行纪律，发现有不依照仪式的就请他退场。整个朝会和宴会上，没有敢喧哗无礼的。当时汉高祖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上的尊贵。”便任命叔孙通做太常，赏赐他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乘机进言说：“众弟子儒生，跟随我很久了，同我一起制订朝仪，希望陛下也能让他们做官。”汉高祖全部任命他们为郎。叔孙通出官后，把五百斤黄金都赏赐给儒生们。儒生们都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当代的要务！”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驪姬之故废太子，立翼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汉高帝九年，高帝调叔孙通做太子太傅。汉高帝十二年，高祖想要用赵王刘如意去替太子，叔

孙通劝谏皇上说：“从前晋献公由于宠爱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齐，晋国因此乱了几十年，遭到天下人耻笑。秦朝因为不早日确定扶苏为太子，让赵高能用冒从圣旨立胡亥为帝，自己造成灭绝后代，这是陛下亲眼看到的。现在太子仁慈孝顺，天下人都听到了；吕后跟陛下同甘共苦，难道可以背弃她吗？陛下如果要废弃太子而改立小儿子，我希望先受死刑，用我脖子上的血来污染地面。”高皇帝说：“先生算了吧！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会震动，怎能拿天下大事来开玩笑！”高帝说：“我听您的意见。”等到皇上设置酒宴，看见留侯张良所招来的宾客都随从太子进来朝见，皇上就没有改立太子的念头了。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

高皇帝逝世以后，孝惠帝就位，就对叔孙先生说：“先帝的陵园和祠庙，群臣不熟悉。”因此调他做太常，制定宗庙的礼仪制度。以后逐步制定汉朝的各种礼仪制度，都是叔孙先生担任太常时所论述著录的。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辟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为了到城东长乐宫朝拜吕太后，以及间或来往时，每次都要禁止通行，惊扰人民，于是就修建了阁道，恰好建在未央宫武库的南边。叔孙先生奏请公事时，乘机请求跟皇上密谈，说：“陛下为何私自建筑阁道在高帝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到高帝庙去时的通道上？高帝庙，是汉朝始祖的宗庙，怎么能让后代子孙到凌驾于宗庙交通要道的上空行走呢？”孝惠帝大为恐惧，说：“急忙拆毁它！”叔孙先生说：“君王不能有过失行为。现在已经做错了，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件事，假如拆毁了它，就是显示出有过失行为。希望陛下在渭水北岸再建一个别庙，让高帝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那里，进一步扩大、增加宗庙，是大孝的根本。”皇上就下令主管官员建立别庙。别庙的兴起，是由于阁道的缘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孝惠帝曾经在春天到离宫出游，叔孙先生说：“古时候春天品尝鲜果，当今樱桃成熟了，可以进献樱桃，希望陛下出游时，顺便带樱桃来敬献宗庙。”皇上便答应了他。各类鲜果敬献宗庙的礼仪由此兴起。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诘，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太史公说：俗语说：“价值千金的皮衣，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所能制成的；楼台亭榭的椽子，也不是一棵树的枝条所能筑成的；三代的兴盛，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成就的。”确实啊！汉高祖出身低微，而能平定海内，谋划大计指挥用兵，可以说都是竭尽心力了。但是刘敬脱离车前牵拉的横木所进的一言，就建立了世世代代安定的局面，才智难道能垄断吗！叔孙通依世随俗，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注意增删，善于随着时势而变化，终于成为汉朝的儒家宗师。古书上说：“最直的好像是弯曲的，道理本来就是曲折发展的。”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